

情僧梦露

苏曼殊画传

Su Manshu

团结出版社



邵盈午 \ 著

他是一对年龄悬殊的中日男女的私生子，他是才情卓著、天性敏感、诗画兼工的浪漫诗人；他是反清志士队伍中的“革命和尚”，他是多情善感、热爱异性而又终生不沾女色、自湮生命的苦行者……苏曼殊的心灵隐藏多少复杂难解的生命符码，他的命运呈现怎样诡怪奇谲、变幻莫测的神秘轨迹……

21 世纪的读者断不可漠视如此璀璨的感性个体，如此激情澎湃、丰满充盈的灵肉搏击……

情僧夢露

苏曼殊画传

邵盈午／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曼殊画传:情僧梦露 / 邵盈午 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5.12

ISBN 7-80214-117-6

I. 苏... II. 邵... III. 苏曼殊(1884-1918)- 传记 - 画册 IV. K825.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6995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100006)
电话	(010)65133603 65238766 85113874 (发行部) (010)65228880 65244790 (总编室) (010)65244792 65126372 (编辑部)
网址	http://www.tjpress.com
E-mail	123456@tjpress.com 65228880@tjpress.com(投稿) 65133603@tjpress.com(购书)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东方印刷厂
装订	三河新兴印装有限公司

开本	170 × 230 毫米 1/16
印张	25.75
字数	300 千字
印数	8000
版次	2006 年 1 月 第一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 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7-80214-117-6/K·307
定价	48.00 元(平)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邵迎武，笔名盈午，山东乳山人，1956年生。现供职于徐州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性狷洁，慕仁义，忌虚名，重实学。头衔不少。佳制无多。有《苏曼殊新论》、《南社人物吟评》、《柳亚子诗歌新探》、《范曾画传》、《蕙荪劫——中国近代士阶层研究》、《编辑卮言》、《庄子显灵记·评注》等十余种作品面世。

目 录

◎第一章 难言之恫话童年

一 “他不该在这个时候降生！” / 2

——冥冥之中，似有一种无可抵御的力，将这个“私生混血儿”掳入足以渗透血泪的惨酷境地。迨至更事后，这种“惨酷”仍深深楔入他所特有的那种自渎性的生命苦行中……

二 “啊，三郎，你还活着？！” / 28

——幼年的不幸经历，铸就了曼殊那种落落寡合、孤僻不群的性格；所幸的是，在大同学校就读期间，他终于找到了睽隔多年的母亲河合仙……

三 他无法接受一个杏子不在的世界 / 34

——初恋，对于曼殊是一次惨痛的经验。杏子的情殇，使他感到在这个杏子不在的世界里，无处不弥散着死亡的

气息,仿佛全世界的深秋骤然间都围拢在他的身边……

四 “以情求道,是以忧耳” / 40

——无数的因素推动着人的感觉、思维和行动。谁能说清,在现实给定性的向度上,具体的、个别的人,为什么会这样,而不是那样。尽管曼殊抱定了坚心事佛之志,遁入空门,但“以情求道”注定他成不了得道的高僧……

◎第二章 披发长歌览大荒

一 初露锋芒 / 46

——以加入“青年会”这一非比寻常的事件为契机,曼殊进入了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他肩着苦难,沐着血腥,义无反顾地投入民族解放的前沿。

二 “余实三戒俱足之僧,永不容与女子共处也” / 53

——在革命倥偬间,曼殊回乡探母,不意与静子相遇,这使他再度羁縻情网,几乎难以自拔。

三 血,总是热的 / 62

——目睹沙皇俄国的魔掌无情地伸向中国,曼殊再次以无畏的英姿,加入“拒俄义勇队”,立誓“求一战而死”,“甘为亡国之鬼雄”。

四 “易水萧萧人去也!” / 66

——正当曼殊以期为国克尽匹夫之责时,畏惧革命的林紫垣突然以断其经济相要挟,逼其返国。在“博爱丸”号轮船上,曼殊给林紫垣写下一封伪“遗书”。

◎第三章 激奋与颓伤

一 “曼殊怎么失踪了？” / 73

——作为一个泅泳于骤起骤落的近代生活风浪中的热血青年，曼殊既为革命激情所驱策，亦为这种激情所困扰；革命，并未救治好他深重的精神创伤。

二 “国家有难，岂能坐视不管？” / 90

——《国民日报》的查封，陈少白的冷淡，使曼殊万念俱灰，渐渐地，他想远离政治，可是，政治又敲门了。

三 依违于僧俗之间 / 106

——广东海云寺。他第三次出家，很快又不堪为僧之苦，窃得师兄之度牒，潜回香港，就在这时，一个巨大的行刺计划，使他几乎体尝到复仇的快意。

四 “三郎啊，你准是被魔鬼缠住了！” / 115

——与雪鸿的会面，既使曼殊销魂也使曼殊断肠。他与雪鸿的最大差异就在于，一个梦已破碎，一个却正在做梦。

五 白马投荒第二人 / 127

——俗世的牵缠，使曼殊不胜负累，遂开始了他生命史上的第一次远征。他誓以玄奘、法显自勖，抱定九死一生的决心，万里投荒，一步步向圣地走去……

◎第四章 亦僧亦俗两风流

一 行云流水一诗僧 / 149

——回国后，曼殊履痕处处，广交朋友，过上了一种挥金

如土、美姬簇拥的风流生活；但生活不会总是呈现着单一的色调。

二 歌吟，因缺乏聆听而死去 / 167

——曼殊再次东渡日本后，仍以他那支生莲妙笔发挥着“毛瑟三千”的作用，可是，对于一向不擅在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斡旋的曼殊来说，他又遇到了新的困扰。

三 他要在名利以外的天空下行走 / 204

——刘师培夫妇变节，这一“非所愿闻之事”的打击，直接造成了曼殊精神世界的失衡，渐渐地，他支撑不住了……

四 万没想到的事，毕竟在万没想到的时刻发生了！ / 208

——孙中山、章太炎之间矛盾的白热化，河合仙的再婚，这一系列打击，进一步加剧了曼殊精神世界的失衡……

◎第五章 独向遗编吊拜伦

一 “三郎！我的乖……乖外甥！” / 222

——与生母河合若的会面，使曼殊那长期浸泡在凄风苦雨中的生命，奇迹般地焕发出青春的欢悦与活力……

二 “恨不相逢未剃时” / 226

——他正忘情地陶醉在母爱的高度喜悦中，百助却突然闯进了他的生活。“大有情人”的“痴情”与“大无情人”的“绝情”，构成了曼殊恋爱中的二重心律。

三 “这一切难道是造物主使着性子刻意安排的吗？” / 232

——曼殊欲以西湖的柔波平抚心灵的创痕。可是，一封恫吓信，再次打破了他的生活流程。在赴爪哇的海轮上，

竟与庄湘牧师、雪鸿女士不期而遇……

四 羁旅炎荒与“辟谷”印度 / 258

——听不尽如梦的淫雨，挥不去如丝的忧郁，爪哇的日子是难捱的；而西行求法，更使他产生了幻灭后的心理危机。可就在这时，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到爪哇……

◎第六章 芒鞋破钵何人识

一 一时间成为众口腾誉的走红人物 / 280

——武昌首义的成功，旧雨新知的欢聚，海外漂流生活的结束，加之《断鸿零雁记》连载后产生的轰动效应，着实使曼殊大大地兴奋了一阵子……

二 三十岁的天真 / 307

——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大大消蚀了曼殊“壮士横刀看草檄”的豪情和“美人挟瑟请题诗”的雅兴，他叹息、悲沉、挣扎，于是，在他身上，演化出一系列匪夷所思的奇闻轶事……

三 好一个“革命和尚”！ / 329

——袁世凯高压统治下的政黯民怨的现实，持续不断的动荡和杀戮，仍化作重重黑影覆盖着他；就在这历史的紧要关头，曼殊再次奋袂而起……

◎第七章 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一 “我早就想拜望中山先生！” / 342

——贫困交加的曼殊，原拟“东归调养”，可一到日本，他

的生命再度焕发出青春的华彩,并赢得孙中山先生的器重……

二 他真的陷入了生存的两难境地 / 353

——烦恼、忧患和厄难,都是由万苦之源的“生”带来的;
可要弃绝“生”,却必须割舍掉许多无法割舍的东西。

——他真的陷入了生存的两难境地。

三 “我现在就剩下一个赤条条的身子。” / 362

——生命的残秋将临,贫困,黑云般压在心头。但温煦的友情,无私的母爱,阳光似的,穿透了曼殊那颗伤痕累累的心,给他留下了最后一点美好的回忆。

四 “一切有情,都无挂碍!” / 374

——蒋介石夫妇的悉心照拂,朋友们的全力救助,都未能阻挡住死神日益逼近的脚步,在弥留之际,曼殊为这个世界留下了八个字的遗言……

主要参考书目 / 396

后 记 / 399

苏曼殊画传



日本横滨——曼殊的出生地

第一章 难言之恫话童年

一 “他不该在这个时候降生!”

冥冥之中，似有一种无可抵御的力，将这个“私生混血儿”攢入足以渗透血泪的惨酷境地。迨至更事后，这种“惨酷”仍深深楔入他所特有的那种自渎性的生命苦行中……

夜，深到无底。

月光，从布满雨意的层云后透出，迷蒙而凄清。

起风了，开始还是丝丝缕缕的，只闻叶片们喁喁的低语和栖鸟断续的惊鸣。不一会儿，狂风便从深渊一样的夜罅中吹起，繁枝的怒发纷披高扬，脱柯的树叶如精灵附身般恣意狂舞，随着一阵阵尖厉的警号，大地仅有的一点温暖也被刮向不可企及的远方。

雷声在厚厚的暗云后面滚动，闪电的犀利之剑，劈开了乌云沉闷的肉体，紧接着，一场滂沱大雨便倾盆而下……

此时，在横滨日本街的一间低矮的木屋里，仍有烛光摇曳，并不时地传出一个女人凄惨的呻吟声。透过雨帘，隐约可见女人们忙碌的身影。

“哇”地一声，又一个婴儿哭着来到了人间!

这第一声啼哭，对于母亲和孩子似乎都是急迫的，企盼已久的；尤其是对于经受了长期妊娠的忍耐和临盆时全身痉挛状态的母亲来说，只有这声啼哭，才是阵痛后的慰藉，血污之中的希望。

可这位产妇，在听了儿子的第一声啼哭后，竟也忍不住失声痛哭。

——她哭腹中的这个孩子，不该在这个时候降生；她心里清楚，随着

这个孩子的降生，会把本来潜隐着的各种矛盾，一下子推向悲剧的高潮。

事情还应从头叙起。

濒山临海的横滨，自清同治十年（1872）由日本的第一条铁路和东京连接起来后，迅速发展成为一个烟辐辏、繁华富庶的大商埠。与此同时，大批具有冒险和牺牲精神的华人，竞相踏入这片当年徐福采寻不死之药的“海中仙山”，从事商业活动。

在众多华侨中，有一位头戴瓜皮帽、身穿马褂的商人，频频出入于中华会馆。他就是本书传主苏曼殊的父亲——苏杰生。此人系广东香山，为承嗣父业，18岁即赴日经商，初营苏杭正头，后被横滨一家英商万隆茶行聘为买办。由于经营有方，家道殷富；又因他“秉性慈善”，慷慨好施，在地方上口碑甚佳。40岁时，他已娶三房妻妾，正室黄氏，大陈氏、小陈氏分别为妾，均无子。为继承宗祧，苏杰生又在日本就地娶了虽新寡素缟但温良姣美的河合仙为妾。



苏杰生（1844—1904）：广东省珠海市前山区南溪乡沥溪村苏家巷人

新婚后的苏杰生，依然一天到晚忙于生意应酬，陪客，喝酒，泡茶馆；还要为生意上的事频频往来于中日之间。——想到自己整个生命像个秋千似地在中国—日本之间飘来荡去，又想到自己虽已年逾不惑，妻妾盈侧，可迄今仍膝下无子，心中不免袭入一丝怅惘……

可就在这时，他的家中又增添了一名新成员，她叫若子，是河合仙的妹妹。她原在乡下与父母同住，正在读高中，只因河合仙一天到晚独守空房，颇感寂寞，这才趁妹妹放假之机，函召她来作伴，以破家中岑寂。

若子是个待字闺中的清纯少女，她的妩媚与靓丽，宛如一枝红荷，天天灼灼地动人。自打苏杰生第一次与她的目光碰到一起，视线便再也无法从她身上移开。——尽管他到目前为止，已娶了四房妻妾，但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激动与颤栗。他感到自己正被一种不可抵御的柔美所溶化，就像春雪在暖阳之下融化一样。

一天，浴后的若子正在低头扫地，她胸前的那颗红痣恰被苏杰生发现了！

这一发现，自然使苏杰生想起了家乡所谓“胸有红痣，必生贵子”的说法。

从这以后，苏杰生便绞尽脑汁地设法博得若子的欢心；他今天为若子买件高等的裘皮上衣，明天又为她购置上好的化妆用品，没过多长时间，曾靠姐姐河合仙养活的若子便与初来时判若两人，走在街上，总要使那些妒眼流梭的女人回头看上几眼。

一天，晚饭过后，苏杰生来到若子的房间，试探性地问：

“若子，姐夫对你可好？”

“那当然，”若子娇滴滴地说，“我长这么大，别说用，就连见也没见过这些东西呢。”说着，若子便抚弄着苏杰生刚刚为其购置的那条挂在脖子上的项链。

“若子啊，姐夫的心思难道你真的不明白？”

情窦初开的若子，望着风流倜傥的姐夫，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俗谚云：“烈女怕缠夫”，更何况若子只是一个天真未凿的少女，怎经得住苏杰生死乞白赖地纠缠。她脸色绯红，垂下头，心房突突直跳，半晌才微启樱唇，娇羞地说：

“姐夫，你不是已经有好几房了吗？”

“可是，我并不爱她们，我……我只爱你！”

这句憋在心里很久的话一出口，苏杰生便疯也似地把若子紧紧抱在怀里，狂热地吻了她。

“姐夫，别……别！”

一开始，若子还有点羞羞答答，半推半搦，可渐渐地，她顺从了。

是夜，苏杰生终于“圆”了他的“花烛双蕊”之梦；他彻底占有了若子。

不久，若子竟怀孕了！

这一切自然瞒不过河合仙的眼睛；应当说，日本妇女的温顺是远远超过西方妇女的。但家中出了这种事，作为姐姐，她觉得内疚；作为妻子，她感到怨愤。她多次想当着丈夫的面发泄心底的怨恨，可一想到自己与妹妹目前仍要靠丈夫养活，又强忍了下来。

随着若子产期的临近，苏杰生的思虑也愈来愈重。尤其是弟弟苏德生最近从老家来，带来了父亲的口信，不许他在日本纳妾，还为他带来一个小妾大陈氏，专门照料他的生活。——一想到今后，苏杰生的心里便像一堆乱麻。

可若子就要临产了。

按日本习俗，生子需另择屋。无奈，苏杰生只好非其所愿地让河合仙与若子迁往横滨云绪町一丁目五番地同住。

不久，孩子降生了。

而潜隐在这个复杂家庭中的各种矛盾也由此变得空前尖锐起来。——试想，嗷嗷待哺的孩子不能被苏家认领，母子俩不明不白地活着，河合仙对丈夫的怨恨已无以复加；更糟糕的是，在苏杰生的身旁，还有个与自己形影不离的妾室大陈氏，一旦事情败露，苏家岂不要声名扫地？

短短个把月，苏杰生已整整瘦了一圈。

而若子，也因过度的忧伤而形容憔悴了，终日以泪洗面。

“姐，我……真不该让这个苦命的孩子生下来！”若子哭着说，“我这一步走错，害了咱们三个人！”

“别说傻话了。”河合仙劝慰道，“一切由姐姐担着，妹妹不必这样伤心。”

“姐姐，您说这孩子……”若子已无数次地重复了这一话题。

“妹妹，这事我已想好了。这孩子对苏家来说，可以说谎，就说是我生的，可咱爸妈那里，是瞒不过去的……”

若子一听，心里更加惴惴不安，“姐姐，依你看……”

“我看，咱们就把这事的实情告诉爸妈，不然的话，咱们以后的路，就全堵死了。再说，爸妈都是通情达理的人，说不定还会给咱们拿主意呢。”

姐姐这番话，使若子的心宽慰了许多，但她还是有点顾忌，忐忑地说：

“姐姐嫁人，我生孩子，爸妈要是知道，我真担心会气坏了身子。”

“妹妹，不要想这么多了，就听姐姐的吧，啊？”

“嗯。”若子温顺地点了点头。

却说苏杰生这时最怕的，是与若子私通之事败露，故将襁褓中的曼殊，转交河合仙抚养。因此，曼殊生下来未足三月，若子便被迫给孩子断奶，



曼殊儿时像之一(坐者为养母河合仙)

强撑着虚弱之躯，迺归乡里。临行时，她抱着自己的亲骨肉，哭得像个泪人。

“别哭了。”河合仙从妹妹手中接过孩子，歉疚地说：“都怪姐姐没有把你保护好，这孩子，你就放心地交给姐姐吧，回去后，要多听爸妈的话，把这里的一切都忘掉吧，啊！”

“姐姐！”若子的声音哽咽悲嘶；她深深地向姐姐鞠了一躬，颤声说道：

“就让这孩子永远称您亲妈，他亲妈的事，就再也不要跟他提了……”

“妹，你就放心地去吧，姐姐依你就是了。”

若子的眼泪又涌上来了，一滴滴如断线之珠，顺着脸腮流了下来。俄顷，她猛然疯也似地扑在孩子面前，把滚烫的嘴唇紧贴在孩子的面颊上，连声泣道：

“孩子，妈……对不住你，对不住你啊！”

窗外，又下起了雨，纷纷扬扬淅淅沥沥，应和着若子那肝胆俱裂的哭声，竟扩散为一种浸透一切的孤独；这声音，似乎已成

苏曼殊与外祖父、祖母合影：两位含饴弄孙的老人大概不会想到，这个依偎在他们身边的外孙，后来竟成为“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的中国近代奇士。

